

·旧学与新知·

主持人：徐 雁 助理：刘艳梅

·皋兰台·

六十年书贾生涯 一辈子学问道途

——王子霖先生及其古籍版本学文集

李海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王雨（1896—1980年），字子霖，祖籍河北深县。子霖先生童年家贫，14岁来到北京西琉璃厂鉴古堂铺学徒。1913年在那里认识了梁启超先生。1915年开办藻玉堂，得到了梁公的大力帮助。由此，子霖先生自立门户，独立经营。

1957年“公私合营”，中国书店工作组核算藻玉堂资产，作为私产入股。子霖先生则调入来薰阁门市任副主任。1961年，他主笔的《古书版本知识》油印出版，担任来薰阁门市部主任。1961年10月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顾问。1964年5月调任中国书店服务部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遭受不公正待遇，凄凉返回乡里，度其晚年。

子霖先生一生经营古书业，积累了丰富的古书版本学问。他的《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验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三册文集，由其孙女王书燕女士着手整理出版，费十余年之功。在六十年经营古书业生涯中，就所经眼的善本撰成提要数百篇，散于他的日记、书札、手稿之中。《古籍善本经验录》整理出三百余篇。其中，宋刻本三十余种，金、元刻本四十余种，影钞宋元刻本及明清钞本近一百五十余种，明清刻本、活字本等近百种。

是书收录之书，均为1911年之前刻印、钞写，故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部八类二十四种，史部十二类六十九种，子部十五类九十三种，集部四类一百三十一種。

古书业经营者中刻苦之人，常可以成为古籍版本的大学问家，撰写《贩书偶记》的孙殿起先生便是如此，子霖先生亦如此。他自弱冠始，浸淫于古书业大半生，经眼善本可谓数不胜数。且其在经营之余，有心钻研古籍版本及目录之学，故版本学成就斐然。而其经眼古籍提要非为沽名钓誉而作，他在196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多年来未辍于日记。然深感经营迫利生涯中，无非是道听途说，巧言假誉。虽然我见到稀珍奇籍，也仅做自我胸中明亮罢了，又何足纪录宣扬呢？有人曾几次促我经眼的奇籍，可以记其来去过程，以便为后日核对。又有人询问我所经奇书奇迹（似应作“籍”），愿为我记录。我一向不愿出头露面，只要闷头

实作，何必扬播虚名，并且以自己检查，确是无根基的工作者，所以把这些留名假誉事迹统统丢掉了。

与写日记一样，子霖先生多年来一直撰写善本书提要。只是由于这种习惯出自作为经营者的本能，并不刻意为之，也并未有心使之形成系统，故体例上有所不一。但能整理出版，对于古书已经近乎绝迹的当世，功莫大焉。检视全书，特点有五：

第一，善本书标准宽泛。

子霖先生心目中的善本是：“古籍中刻印较早，流传极少，文物价值较高的，如宋元刻本。内容较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或科学研究参考价值的书籍，无论旧契近刻，新近稿本、抄本、校本或批校本，名人题跋能说明问题的均属善本范围，亦称珍本。”涵盖了版本价值、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可见标准相当宽泛。三者有其一，便可称作善本。故而一般不看作善本的本子，如巾箱本等，但或因其罕见，或因其可作研究，或因其可资收藏，均一一记之。

第二，提要内容丰富翔实。

提要目录自宋代始为兴盛，只有目录而无提要，在参考价值上，便比提要目录逊色许多。而撰写提要是一项颇为繁杂的事务，须凭借图书资源的多寡与撰写人本身的知识积累。好的提要，可以揭示很多书籍要义。子霖先生撰写的书目提要，有些记录其卷数、册数、每半页的行数，每行字数，板框的高下大小等；有些详细记录其作者、钞写者、编校人、刻工、藏家等；更有记录牌记、避讳、序跋、版本源流、修订、作伪等。传本不多之书，为述其书之原委。内容特殊之书，则举其序跋要点。这些都可以作为版本鉴定的要素，其中可资参考者甚多。

第三，详记藏家印章。

子霖先生撰写提要，只要书中有印，皆详载，且不论多少，不厌其烦。藏书印历为古籍中一大风景。子霖先生平日也会收集藏书家、名人的图章，用上等的印泥，盖在专门的线装册子里。此一来说明他对名家藏本尤其重视，二来藏书印也可作伪仿造，是鉴定要素之一。书中便对黄丕烈印章的考证文字。

第四,与前人著录相互印证。

子霖先生对各种版本目录烂熟于心。在经眼录中,多次提及前人或者时人的版本目录,如《士礼居书目》、《读书敏求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以作对照或者加以考证。这样既可知晓一本古籍的来龙去脉,更可把握书籍整体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如对《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元李廉撰 元刻本),子霖先生考证如下:“此元刊元印极精,见于《艺风堂藏书续记》,惜每卷书名下刻去‘庐陵进士李廉撰’七字及序后‘之正辛卯腊月崇川书府重刻’木记。”。版本源流就了然于胸。

第五,记录珍异版本。

子霖先生记录了三十余种宋版本,其中不乏珍藏。举《韩昌黎集》五十六卷(唐韩愈撰,宋乾道刻本)为例,在记录了其纸张、内容、版本、避讳、藏印之后,先生云:

“按文词源所刊之《韩昌黎集》世所罕见,较之世綵堂本,尤为珍秘。此盖因一时代较早,二则字体更较秀朗,三则世綵堂本,明徐氏东雅堂曾覆刻,近沪上又有影印本。而文氏刊本,则七百多年来,绝无覆刻影印本出现于世,虽不敢遽定为海内孤本,然推尊为书苑瑰宝之巨擘,则世界鉴古家当然无异辞也。”鉴评确实且精到。

子霖先生在提要中也阐述了他的一些版本学思想,其中不可妄改古书,传抄时亦不可篡改改字行,失古书之面目等原则最为重要,他在多书提要中均有提及。保持古书的原貌,是他非常重视和期望的。

子霖先生一生交友无数,其中不乏梁启超、罗振玉、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书后附录了《售梁启超古籍价目单》,学者的研究岂能离得了像子霖先生这般的有见识的书贾。

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一度嗜好藏书,他的《寒云日记》(1926-1927)曾在30年代出版过。子霖先生辑钞了寒云自1915到1918年的日记,涉及其交友、收书活动、咏书诗,且为第一次面世,提供了一份翔实、珍贵的历史资料。附录中的《王子霖存民国时期书价表》也较为宝贵。

子霖先生为国家的古籍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年代末,子霖先生便和海源阁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他介绍海源阁嗣主人杨庭训将所余藏书中的数十种宋元珍本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赎回,全部拨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对于此番保护的心意与功德,子霖先生自己也说:“识别海源阁藏书并加以保护是我一生的骄傲,不虚往来人世”。

“甬宋楼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因缘纪事之四

王绍仁

2006年10月18日,湖州

前几天,我在学校图书馆查看《仪顾堂集》,今天又去浙江省图书馆查看。我发现徐桢基先生搞错了。他说《仪顾堂集》初版二十集,同治六年在高州刊印。同治十三年在福州以十六册重刊。其实,《仪顾堂集》前后有四个版本。

一 广州初版

《仪顾堂集》八卷附别稿。羊城西湖街正文堂承刻,正文八卷,后附仪顾堂别稿:浙江乡试策(进呈御览)。

二 《仪顾堂集》十二卷(高州版)

同治六年《仪顾堂文集》十二卷,在高州刊印。

三 《仪顾堂集》十六卷(福州版)

同治十三年,《仪顾堂文集》经过修整,改为十六卷,在福州重印。

四 《仪顾堂集》二十卷(俞樾序版)

光绪二十三年,其子重印《仪顾堂集》二十卷。俞樾序。

我仔细地将这四个版本的目录抄录下来,粗粗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一部书的四个版本记录了陆心源藏书生涯的重要轨迹。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他搜书的过程、学术的进展、心路的里程。

2006年10月20日,湖州

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陆心源的聚书过程。陆心源聚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其一生。就数量增长而言,从“万卷”、“五、六万卷”、“十五万卷”到“二十万卷”;就宋元旧槧的积聚而言,从无到十几部、几十部到数百部;就藏书活动的主要内涵而言,从搜集、赏鉴、校勘、考订到著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陆心源的聚书过程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存在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既具有陆氏鲜明的个性特征,又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历代私家藏书的普遍规律。对陆心源聚书过程的阶段性及其成因的分析将有利于加深对我国藏书文化的理解。我把这些内容整理为一篇文章:《试论陆心源聚书过程的阶段性及其特点》。

2006年11月4日,湖州

副市长倪玲妹、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沙铁勇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

我们提出筹备“湖州千年藏书文化展览”和召开“甬宋楼